

年是一枚乡愁的印章

□江初昕

“忙不过廿四，债不过小年。”过了腊月二十四，外出打工的人陆续回家过年了。在过去，外出谋生的人可不少。可在我们村庄周边，不少汉子都会烧窑砖这门手艺。每逢秋收过后，成帮结队推着一辆独轮车外出谋生。到了岁末年关，和东家结账后就起身回家过年。

临近春节，祖母就会在路边等候。生火做饭的时候，只要看见灶火“呼呼”燃得旺，祖母告诉我们说，家里一定会有客人来，我对祖母的话半信半疑。只要听到独轮车轱辘“咯吱”的响声，就会跑出来，看看是不是爷爷回来了。要是看到不是，祖母就会向随行的人打听爷爷的情况，得知爷爷的行程后，祖母每日在村口翘首以盼。每次祖父回家，都会带来不少年货，我们小孩自然满心欢喜。

以后，偏僻的山村也通了公路，简

易的公路上跑起了汽车。父亲到几百里之外的矿山上班。每年春节也是我们小孩最为高兴的日子，我们掐着手指头算着过年的时间，也算着父亲的归期。每回父亲从单位回家过春节，都会带单位发放的年货福利，这也是我们所期盼的。在过去，通讯不发达，全靠书信传达信息。父亲每次回家过年，他都会提前写信回家，告知何时能放假回家。临近春节，我和母亲就经常守在马路边上，看到有班车经过，都会在驻足停留，看看班车是否停下。有时班车停下，却是同村的人，要是没有看见父亲的身影，内心深处好一阵失望。也有惊喜的时候。那年，我和同伴们在马路上玩耍，一辆拉砖头的货车在前面“嘎”地停了下来，从驾驶室里走出一个人，从背影看好似我的父亲，但又不能确认，等走近一看，果然是父亲。

可不是吗，每年父亲回家过年，都

要挤班车。过年回家的人多，归乡心切，大家都往班车里钻，这时的班车就像一个闷罐，挤得人手脚都动弹不得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那次父亲带回来的香蕉和橘子等到家一看，全都挤成了果汁四溢。父亲拿着一堆破损的水果，无奈的苦笑了一番。

九十年代后，村里外出打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南下广东福建淘金。一年当中基本是在春节回家。渐渐地，村里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，村庄仿佛被掏空，昔日热闹的乡村变得死气沉沉。村庄里大多是老人和孩子，每到过年的时候，成批的打工者从全国四面八方往家里赶。交通一度瘫痪，有的人回家心切，思亲心急不远千里骑上摩托车连日奔波，奔跑在雨雪中，只为了早点回家和亲人团聚，年迈的父母亲和年幼的孩子也同样期盼着。马路上的车也多了起来，一辆又一辆接踵而至，塞得满满当当的客车喘着粗气在村口停下，从车上挤下拎着打包小包行李的人，落了地，故乡就在眼前，心也就踏实了。四目寻找，故乡依旧如此，只是迎接他的孩子又长高了不少。大家肩挑背扛把大小行李包往家里去。自家的院门外，年迈的双亲拄杖翘首而望。归乡的游子丢下手中的行李包，紧紧抱住挚爱父母相拥而归。那是久别重逢的聚首，也是血脉亲情团圆。

而今，生活富裕了，道路也修得宽敞了，家庭小轿车开进了千家万户，回家的归途不再那么艰难和遥远。而春节又是一个阖家团聚的日子，不管路途有多远，也不管又多少艰辛，都要携妻带子回家过年，因为中国春节充满了喜庆团圆，乡愁挂念的节日，只有归来吃上一口母亲做的家乡菜，喝上一杯家乡的米酒，便醉在浓郁的乡音里……

雪本佳人

□马亚伟

佳人如雪，雪本佳人。雪，冰清玉洁，纯洁无瑕，实在是一位曼妙佳人。

朔风吹起冬季的序曲，雪躲在季节的幕后精心梳妆。只需要一片云的牵引，她就会姗姗地来赴一个一年一度的约定。她舞起了婀娜的舞姿，拥向广袤的土地。雪是北方有佳人中的“佳人”，一出场便会演绎一场旷世绝恋。有谁见过如此倾城的爱恋？有谁见过如此深挚的柔情？整个世界全都在她圣洁的拥护下沉醉、安然。

雪本佳人。雪，花一样美，精致的六角形，宛如精心雕琢出来的美玉；她亮白如银的脸庞，剔透如玉的妆扮，小小鸟儿一样飞旋灵动的舞姿，都让人一见倾心。雪为北国而生，为北国而落。北国的山川河岳，北国的土地林湖，何其幸运！在静默的大雪中，世界便进入一个冬天的童话。童话里，有莽莽苍苍的洁白，有无边无垠的澄净。

雪本佳人，只可远观，不可唐突。否则，她会留下一个回眸浅笑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在雪花飘飞中漫行，千朵万朵雪花落在你的发梢，吻上额头，或者在你的睫毛上挂一帘幽梦。多么让人欣喜！真想回敬她一个吻，可是还没等你抬起头

细细看她，她就害羞了羞一样不见了。她去哪儿了？倚门回首，却落在一树红梅上，愈发美艳动人。

还记得《红楼梦》中“琉璃世界白雪红梅”吗？一场大雪把大观园装扮得那么美，一群佳人聚在一起，咏雪赞雪，踏雪赏梅，好不热闹。这些聪慧的女子，莹洁剔透，分明就是雪的化身。她们也会为雪而歌：“人泥怜洁白，匝地惜琼瑶”“皑皑轻趁步，剪舞随腰。”雪是她们的魂，纯净无暇。

雪本佳人。千年万代，雪一次次入诗入画，或者点缀在各种艺术品中，是艺术长廊里最精妙的绝代佳人。

听，诗人在吟唱：“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，信一样的雪花白。家信的等待，是乡愁的等待。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……”一唱三叹。我在想，诗人的故乡，一定有位雪一样的佳人，隔着天涯，向他吹响了思乡的笛声。不然，他为何呼唤得那般深情。梦中的佳人，可曾听到远方的呼唤。雪落有声，那是属于北国的天籁，是情人悄悄的耳语。

雪本佳人，她轻盈灵秀，蕙质兰心，风华绝代。远远地欣赏，静静地凝望，在一片洁白中，一醉千年……

快雪时晴

□董改正

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东晋，处在中国冷暖循环曲线的极寒处。那一年冬天，会稽大雪，几日后晴朗。窗棂光明，白雪红梅，鸟雀喈喈。小厮推园门而入，后领一人，沙沙踏玉而来。雪光耀眼，羲之眯眼辨识时，那人已走近，原是山阴张侯的家丁。

“先生，我家大人得好墨一块，特吩咐小人送来。”家丁躬身笑道。

羲之接过。果真好墨！但见其坚如玉，其纹如犀，铿铿然，敲之有金铁声。羲之忙躬身谢过，家丁忙侧身惶恐，连称不敢。羲之着小厮磨墨。顷刻墨香弥散，墨色莹然而黑，竟似缓缓流动。羲之大喜，润笔蘸墨，小厮见状忙铺纸，与张侯家丁相视一笑。

“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。”

三行，二十八字。起笔四字是潇洒的行书，愉悦欣喜的心情跃然纸上。问候之后，他按捺住了情绪，几个风神流盼的行楷，快写快，写心喜。继而以行、楷写事，最后再以近乎行草的“羲之顿首”结束，完美呼应。点画藏锋，圆劲秀雅，结体平稳匀称。不疾不徐，大气深稳，致意优雅流畅。或动而止，或止而流，质朴内敛，风华内秀，却又溢出抑制不住的潇洒风神。

天地澄然，内外皆莹然冰雪。三人不语，唯听鸟雀呼晴，雪落梅花。

“先生的字，已与兰亭大不相同。大人见了，不知该怎样欢喜。”

仔细读来，觉得断句别扭，“想安善”，不是古人的句法，或者当如此：“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。”其一。“王羲之拜上：快雪过后天气放晴，甚妙。想必你可安好。事情没有结果，心里郁闷，不详说。王羲之拜上，山阴张侯。”其二。“山阴张先生你好，刚才下了一场雪，现在天又转晴了，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！上次的聚会我没能去，心里很郁闷。你家送信的人说，不能在我这里多停留，要赶快回去，那我就先写这些吧。王羲之敬上。”

王羲之拜上：快雪之后速晴，琉璃世界，风物佳美，真令人清发妙想佳思。那件事我想安善解决，惜未能遂愿。但请您放心，我当竭力尽心。就写到这儿吧。王羲之再拜。山阴张侯。

写这封信的王羲之，已经归隐金庭。虽说他“素自无廊庙志”，但实际上他是因为中军将军殷浩的失败，不堪同宗王述的刁难而不得不退出政坛的。山阴张侯是谁已不可考，他一定是他的朋友，一定是有什么事请求帮忙，但今非昔比，王羲之并未办好。是以，逸兴遄飞开头之后，转为凝重的端肃，却又难掩天性的飞扬，时有光亮。

明代鉴赏家詹景凤说：“味之深不可测。”是读懂了王羲之。

母亲的腊月

□鲍安顺

腊月时光，母亲更加忙碌起来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腊月里的母亲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马骡，忙碌着一家人过年必须的吃穿琐事，奔走在亲戚们的人情来往之间，对邻里老少也给予不少特殊的关爱，比如在除夕夜给孤寡老人送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，比如在过小年时，把没娘的孩子接到家中来，为他洗脚，还给他吃糯米粑粑和甜香的汤圆。

小年迎灶神之前，母亲指挥着一家人忙开了，她让父亲带着哥哥们扫门梁屋头上的灰尘、蛛网，自己带着姐姐们洗被单、窗帘、柜子、桌椅、面板……因为我年龄最小，所以什么事也不干，跟着母亲后边屁颠屁颠的，有时还哭闹着撒娇。每当此时，母亲总是哄着我说，腊月里的街市可热闹了，你去玩吧，还赏给我几分钱说，去外边买吃的。

每年腊月，母亲都说，为了让年的气息在我们家更加浓郁，全家人都必须做新衣过年穿。早些年的新衣，都是母亲平时积攒下来的布票买回来的大白布，再把它染到房里染成蓝色的给我们做新衣，也有染成那种现在看来红得令人发憷的红色给姐姐们做新衣穿。新衣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，腊月里的母亲，白天马不停蹄地奔走，晚上却又要挑灯夜战，那灰暗煤油灯盏微亮光影里的母亲，让我至今想起来感觉心寒和怜爱，可是又有一丝幸福和温暖。

在我的记忆当中，母亲的腊月时光是淡不了、化不掉的陈年酒香，历经沧桑，在内心发酵，变得愈发香醇甘冽。父亲曾经幽默地说，母亲是我们家腊月里辛苦大戏的总导演，也是主演和策划，还是负责总后勤的勤务大兵。母亲听了，笑着说我，我既是水手也是船长，谁敢不听我的，让谁吃不了兜着走。

在腊月三十那天，母亲最忙碌了，不仅要准备年夜饭，还把准备好的年货都做出来，比如米糖、花生、瓜子、油炸锅巴等过年用的零食糕点。

腊月的红火，对于母亲来说是孩子身上崭新的衣裤鞋袜，是锅灶上丰富多彩的油盐酱醋和鸡鸭鱼肉，是红烛、春联、爆竹、年糕和招待客人的烟酒糖茶，当所有年货全部备齐了，她的内心还不能踏实下来，因为舒坦和享受永远只属于亲人和来客，她在平时的劳顿中是一只骆驼，而在腊月时光，她不停地旋转成了陀螺，一只无法停下来的活生生的机器。

不同年纪的母亲在不同腊月时光的记忆虽然不同，音容一年年变老，可是不变的是她的微笑和辛苦，还有在穷苦中为一家人追求亮光、希望和欢乐的心灵。我常想，母亲在腊月阳光下举晒着衣物和腊味，她脸上浸染着阳光的味道，是辛苦的腊月给了母亲无限的幸福，是她在腊月辛勤流淌的汗水，给我们最甜美的食物享受和生活美酒般的生命回味。



铜官山

蓝色梦想

苗青

豪放的雪花

□林丹

入夜，气温降得比股票崩盘还可怕。窗外的风怒吼了半宿，一片片鹅毛似的雪花骑着寒风的骏马，凶横地冲锋着，七彩的世界渐渐沦陷，白色的国土疯狂地扩张，天明时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都有了雪花的界碑。

四季轮回，唯有冬天的性格最为乖戾。春天的花是娇媚的，似豆蔻年华的少女；夏季的雨是暴躁的，似满脸胡茬的大汉；秋天的果是沉稳的，似饱经风霜的老人。只有冬天，冬天的雪是单纯的，是活泼的，是豪放的。

它给青苗盖上棉被，它给大树穿上银袍，它给小河抚平皱纹，它给高楼戴上锦帽。世界安静下来，它们只有在冬雪的安抚下才能平静地睡去，哪怕是脾气火爆的瀑布，也收起桀骜的浪花，凝固在垂直的悬崖之上，恬静地睡着了。是啊，忙碌了大半年，谁不想好好休息一下呢？世间一切，都默默接受着飞雪的馈赠。

孩子们也喜欢它，寒风挡不住一颗热闹的心，雪才下的时候，孩子们的心情就激动了，天一亮，孩子们就麻雀一样飞出自己的家门，踩着无边白色的厚地毯，听着脚底雪粒的磨擦声，他们蹦着跳着，追着赶着，就算摔倒了也无所谓，有厚厚的地毯保护着他们呢，摔一跤，就像倒在柔软的掌心一样。

雪球在空中穿梭，雪人从地面站起，孩子们的笑声就随着雪花在天地间飞舞。这个时候，雪花似乎就更加快乐、更加得意了，它更浓了，更密了，像满天的蒲公英，像纷飞的柳絮，像飞舞的火焰！

大人们也喜欢这场飞雪。羽绒服和围巾在衣柜里珍藏了大半年，现在终于结束了憋屈的生活，扬眉吐气了，它们在雪地里鲜艳着，倒像在飞雪中盛开的一朵朵鲜花，那飞舞的雪花，莫不是被花朵吸引的玉蝴蝶？路上的人们相遇了，一脸笑容，说话之时，唇外仙气升腾，发梢冰花晶莹，脚下玉衍生辉，树上冰棱倒挂，这不是传说中的仙境吗？

小时候，我不懂雪的力量为什么这么大，能在一夜之间统治世界，后来，一位文友以诗告诉我，雪花等待的时间太久太久，雪花开放的时间太短太短。我瞬间明白了，四季可以有雨，四季可以有风，四季可以有花，但雪，只属于冬天的珍藏。雪，是四季最疼爱的小女儿，只有冬天才有出门玩要的机会，所以，它才疯狂地玩耍，疯狂地改变世界，以冰冷地躯体疯狂地释放对天地的热爱！雪花啊，你一生只开一次，只美一回，很快，你就会化为水滴，再次融入大地母亲的怀抱，再次寂寞地等上一年，所以你才这么恣情、这么疯狂、这么豪放！

墨香年味

□魏益君

在我们家，真正感到年味的就是那满屋子浓浓的墨香。

每年过了腊月二十，能写一手毛笔字的父亲就支起桌子，拿出笔墨纸砚开始写春联了，这一写就要持续到大年三十。

从我记事起，年前的那几天里，我们家屋子里到处晾晒的都是大红春联。那时，村里本来识字的人就差不多，会写毛笔字的就更少了，几乎满村子的人家都来请父亲写春联。

来请父亲写春联的人也都不空着手来，除了买来一张红纸，还带来一盒烟或一包糖什么的，父亲起先推辞，后来老说觉得絮叨，也就笑纳了。笑纳了父亲也不用，因为父亲不吸烟，就分散给了每天晚上来

串门聊天的人。

父亲的春联写得龙飞凤舞，许多人看了都说好。其实，父亲的春联也就写那么几幅，什么“大门外青山绿水，家庭内孝子贤孙”、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”、“六畜兴旺年年旺，生猪满圈季季肥”、“烹煮三鲜美，调和无味羹”等，以至于全村家家户户张贴的春联成了一个模式。

那些天里，父亲从早晨开始写，一直要写到晚上，家里的床上、凳子上，桌子上到处是晾晒的大红春联，闹腾得整个屋子红彤彤一片。有些不识字的人家来取春联，父亲就在上下联上用铅笔标注上记号，嘱咐人家别贴倒了。看人家取了春联喜滋滋走了，父亲就像是完成了一次作业，笑得很得意。

直到除夕那天，父亲才开始写我们的春联。这天，贴完了我们家的春联，我还要去给村里的五保户张奶奶家贴，并送去一些糖块和年菜，张奶奶就乐得对我夸了又夸，夸得我心里美滋滋。

大年初一，父亲总喜欢到街上打逛，见了人一边热情地打招呼拜年，一边兴致勃勃地看着家家户户墙上的春联，他神情特有成就感。

现在，尽管集市上有了风格不同、花样繁多的印刷春联，到了腊月二十，父亲依然铺开摊子写春联。村里人除了少部分人去买印刷春联，大多数的人家还是来请父亲写。父亲总说，不写春联好像就不是过年。乡亲们也说，不贴父亲写的春联好像就没有了年味。

了撒哈拉的伯伯族人，用智慧在不毛之地开辟出一条条商路。

驼队等着出发，这匹骆驼又不肯配合，这时，有个美国女人主动挑战了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女人终是神气地骑在骆驼背上。

骆驼若不配合，人类又怎么去征服沙漠？

我们一行四个骆驼队，每队的骆驼，相互间绳索制约着，蜿蜒向前，像支沙漠里的迎亲队伍，可谓壮观。路是熟路，以骆驼粪为标记。满地的骆驼粪，沙漠的清道夫屎壳郎呢？据说季节不对了，它们或冬眠，或等投胎转世，也未可知。日头势弱，轻沙扑面，天地间皆苍黄之色，茫茫无际。眼睛有点受罪，我后面的骆驼又总是咬我这一匹的屁股，我只好跟着骆驼一起扭。

晚上，撒哈拉威人，也就是那几只骆驼的，燃起了一堆篝火，一边击鼓，一边与游客们热闹着。这些游客来自七八个国家，互不相识，情绪未被完全点燃，火便熄灭。其中一位撒哈拉威人，搂了我的肩，我以为他想要小费——像三毛笔下索要东西的邻居，即刻甩开他。而此时，我儿子过来了，警惕的像只猫一样，对视着山鹰般的眼神。二十三岁的孩子，已知道要保护女人，这女人包括他半老的母亲。

其实，我们是误会了，那个男人是想为我拍照。这张照片现在储存在手机相册里——站在月亮地里的我，面含微笑，用手握着天际的一枚小月亮。

撒哈拉的骆驼

□臧玉华

曾经，在撒哈拉沙漠，人们的穿

越，是需要仰仗骆驼的。

无边的大漠，一峰峰骆驼不辞劳苦，缓慢行走在起伏不断的沙丘上，载着珠宝、盐、布匹和工艺品，从南方到北方，从远古到现代。

欧洲人发明了大帆船，这些船可以绕开撒哈拉，到达非洲的东部和亚洲的西部；法国人在沙漠最先